

由魏清德〈新店賦〉及相關作品觀察其應世態度

賴恆毅

摘要：

日本統治時期，科舉制度不再，身為舊日領導階層的傳統文人，頓時喪失經世濟民之途，面對異族，其或抵抗殖民，內渡祖國；或逃避現實，耽於詩酒，然隨著統治步入軌道，多數文人選擇面對殖民現實，在當日社會中實現自我，如魏清德即為顯例。魏氏出身漢學，復接受新式教育，且為當日最大官報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之漢文欄編輯工作，也是臺北重要詩社瀛社之要角，掌握媒體與文化的發聲權。

魏清德作品甚眾，惟賦作僅有〈新店賦〉，乃其遊歷新店碧潭所寫，文中保守隱遁的思想，與其《台灣日日新報》中之作品理念有所落差，更與其當日行徑相去甚遠。揆諸別集，理念亦近似賦作，即與報刊上之作品、言論形成對比，如此兩相面目，引起筆者對於魏氏內心真實面貌的追索。況且當時文壇以古典詩為創作主流，賦作非常少見。又，魏氏〈新店賦〉謀篇佈局刻意仿〈前赤壁賦〉，發表時間選為同一歲次，其特殊性自當加以關注。因此，本文將以〈新店賦〉為觀察核心，分析其內容，觀察作者所表達的情志，參看與蘇賦之同異。其次，進一步與發表於別集、報刊中之作品相比較，試圖了解魏清德在不同文體、載體之間，所呈現的情感是否一致，是否真是文如其人，或是另有不同的書寫意圖，並希望藉由考察其詩賦論述等作品，推演出魏氏身處殖民者權力科層中之應世態度。

關鍵詞：魏清德、賦、應世態度、新店、台灣日日新報

一、前言

甲午戰敗，李鴻章在春帆樓簽下一紙條約，美麗的福爾摩沙自此成爲日本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。在日本的統治之下，原有的生活模式發生了斷裂，傳統文人已不能尋求青雲之路，來實現經世濟民的理想，其或抵抗殖民，內渡祖國；或逃避現實，耽於詩酒；或積極面向新世界，投身殖民社會。前兩者猶如光譜的極端，時間上偏重日治初期，隨著日人統治逐漸步上軌道，選擇面對殖民事實者，尤爲多數所接受，然這中間的多數又存在著文化抗日，以及與日人保持友好關係等兩種態度，前者如林獻堂、賴和、蔡蕙如等人，後者有如魏清德、吳德功、謝雪漁等諸君。所謂「在心爲志，發言爲詩」，考諸林獻堂等人之作品，實爲其人生選擇的真實映照，如其對日態度、爲台人爭取權力等等，皆可在作品中覓得，然而在魏清德眾多的作品中，僅僅一篇的賦作，卻與其在報刊所傳達的理念有所落差，相當值得關注。賦的寫作，對於當時以古典詩爲主要寫作對象的傳統文人來說，實屬難得，也非常少見。而這篇〈新店賦〉，不僅佈局上仿蘇軾〈前赤壁賦〉，且發表時間同爲壬戌年，其特殊性當值得加以關注。因此，本文將以〈新店賦〉爲觀察核心，分析其內容，觀察作者所表達的情志，參看與蘇賦之同異。其次，進一步與發表於別集、報刊中之作品相比較，試圖了解魏清德在不同文體、載體之間，所呈現的情感是否一致，是否真是文如其人，或是另有不同的書寫意圖，並希望藉由考察其詩賦論述等作品，推演出魏氏身處殖民者權力科層中之應世態度。

二、魏清德生平簡述

魏清德，號潤庵，筆名雲、潤庵生等。生於光緒十二年（1886），卒於民國五十三年（1964）。新竹人，後遷居萬華，其生年跨越清末、日治、戰後三個時

代。身為清末的傳統文人，幼時受父啓迪，長則從竹塹宿儒張麟書、曾吉甫學，奠下傳統漢文學的厚實基礎。明治三十八年（1905）進入總督府國語學校就讀，接受菁英教育。畢業後曾任公學校訓導，明治四十三年（1910）則至當日最大官方傳媒——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擔任記者，歷任記者、編輯、漢文部主任，主持漢文的編輯工作至少長達三十年。除了文化人的角色扮演之外，他也積極參與傳統詩社的活動，如瀛社、竹社、星社、南雅吟社等，尤對瀛社的著力最深，如昭和二年（1927）曾被推舉為副社長，戰後則繼謝雪漁擔任第三任社長。另在社會公職上，魏氏兼有多項頭銜，如台北州的協議員、社會事業委員、學務委員等，地方自治改正後，則任台北州議會的議員。魏清德以文化人與民意代表的身份，擠身在北臺灣以日人為發言主體的場域，成為少數掌握媒體優勢的傳統文人之一。

魏清德目前可見的作品集，有《滿鮮吟草》、《潤庵吟草》及《尺寸園瓿稿》三種，《滿鮮吟草》於昭和十年（1935）年出版；後兩者則在戰後刊印，分別是民國四十一年（1952）、以及民國五十二年（1963）。除集結成書者，魏氏於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上發表之詩作、文章、論述等亦不在少數，學者黃美娥初步統計其發表於報端的詩題約有五百餘首，以及百餘篇文論、十餘篇小說¹，可知寫作之勤。相對於產量豐富的漢詩文，其賦作僅只〈新店賦〉一篇，先後發表於《臺灣時報》與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並未收入別集。

三、隱遁保守、樂天知命：〈新店賦〉所顯示之遺民圖像

〈新店賦〉當時發表在《臺灣時報》之「詞苑」欄，時間是在大正十一年（1922）的3月；同年的九月九日又刊載於《臺灣日日新報》。現收錄至國家臺灣文學館籌備處出版之《全台賦》²與《全台賦影像集》³，前者以新式標點重新打字、編

¹ 參見黃美娥《重層現代性鏡像：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》第四章部分，（台北：麥田出版），2004年12月，頁193-194。

² 許俊雅、吳福助主編《全台賦》，（台南：國家臺灣文學籌備處出版），2006年12月，頁426-429。

排，提供閱讀、研究的便利；後者則以影像形式呈現原使樣貌件，大大縮短了資料收尋與檢索的時間。本文所據之〈新店賦〉文本，是以刊載於《臺灣時報》、《臺灣日日新報》上之原文為主，《全台賦》排印本為輔，來進行內容的探討。

魏清德這篇賦作，其特殊之處就是在於該賦的寫作時間，恰好與蘇軾〈前赤壁賦〉發表時間前後相隔八百四十一年⁴。魏氏在賦中即點明其寫作動機，見該賦第二段：

歲在壬戌，孟邱既望，江流有聲，野渡新漲。顧瞻徘徊，聊廓昭曠。魏子潤菴與客，冒雨遊於潭水之上，蓋欲修東坡赤壁之故事也。維十去元豐壬戌，八百四十有一年。感晴雨之無常，念人事之變遷。載傾佳釀，爰啟華筵。⁵

二十世紀初的魏氏與友人於雨中同遊新店溪畔，水煙漫漫，想起過往的赤壁故事，有感於自然之晴雨無常、人事之遷變流離，開啓了一場同於八百四十一年前的水上對話。

在外觀形式上，〈新店賦〉的謀篇佈局顯然刻意模仿〈前赤壁賦〉⁶，二篇皆分為五段，且魏賦末段的文句更顯仿作痕跡，引出以觀：「客喜而笑，引魚更歡。雲情雨意，夜氣漫漫。乃相與再約乎十月之望，携酒與魚，重遊於新店之溪端。」⁷幾與蘇軾「客喜而笑，洗盞更酌。肴核既盡，杯盤狼藉。相與枕藉乎舟中，不知東方之既白。」⁸相似。

其次，在寫作程序上，二賦則有顯著之落差，蘇賦首段闡明寫作時間，並寫

³ 許俊雅、吳福助主編《全台賦影像集》(下)，(台南：國家臺灣文學籌備處出版)，2006年12月，頁746—747。

⁴ 〈前赤壁賦〉作於宋神宗元豐五年(1082)。

⁵ 同註2，頁428。

⁶ 本文所採用之蘇軾〈前赤壁賦〉文本，以謝冰瑩等人注譯之《新譯古文觀止》為主。(台北：三民書局出版)，1996年3月，頁887—891。

⁷ 同註2，頁429。

⁸ 同註6，頁888。

與客同遊赤壁之暢快；魏賦則先描寫新店之景致，說明其山巖樹淵、朝夕雲雨、曉日夕曛之景色變換，乃「酈元《水經》之所不註，亦霞客《遊記》之所未聞」⁹。次段蘇賦言飲酒樂甚，客與主歌蕭相和；魏賦才點出寫作動機與時間。蘇賦第三段以主客對話，勾勒人生滄海飄渺之感；魏賦則藉客人代言，指稱自己才學不及周瑜、蘇軾，今新店一日清遊而得此賦，如何能與其相提並論。四段蘇軾則借水月喻世事常、變之理，指出人生實無虛渺，應將觀念改變；潤庵亦在此段反駁客言，認為雖有經世濟民之心，然身處異族統治，此志已難伸，更應欽慕先賢往事，作此賦並非夜郎自大，而是傳達樂天知命，韜光養晦的心態。末段則如上述，皆以「客喜而笑」作結。

承上，蘇軾賦結構完整，敘述敷暢，對於歷史陳跡，表達曠達不偏執的人生觀，並以散文的方式寫作賦體，實千古之佳作。而距離東坡八百四十有一年的魏潤庵，有意在此時書寫這樣相似的作品，必須思考如何才能別出心裁，免於落得狗尾續貂之弊。由是，除了篇幅大於〈前赤壁賦〉外，運用駢體來經營文句，展示其雄厚才學，並在賦中相當程度地傳遞：夾處現代與傳統、異族與我族、出仕與隱遁之間的傳統文人，內心進退兩難的掙扎。實是此篇賦作的核心所在，亦是其寫作策略。

該賦的主題放在第三、四兩段，從客人言論的反面立說，指出曩時歷史人物，如魏武、周瑜、蘇子諸君，即便他們有著多少冠絕千古的武功文事，隨著時間的沈澱，不過同歸乎塵土，而以我們之平庸、又逢亂世夾縫，只憑一時的攬目之景，即想妄加比評，豈不太過抬舉。潤庵再以正面論述，帶出對人生的態度，以「自古有命，於今亦然。我生不才，有命在天。」¹⁰定調，認為自己雖有出世積極之心，但恐難達成，其云：

願登壇而為將，統百萬之雄兵。懼父書之徒讀，蹈趙括以無成。願立朝而

⁹ 同註 2，頁 428。

¹⁰ 同註 2，頁 429。

為相，佐陰陽之燮理。懼美錦之學製，或貽譏乎青史。願致富而為商，腰十萬以纏緝。懼貨殖之不中，類東施之效顰。願著作而等身，龔立言於永久。懼此間之措大，或逐取而覆瓿。¹¹

於是「遯跡韜光，槃阿容與」¹²成爲這段非常時期保全天真的法則。懷著欽慕先哲，樂天知命的心，更能在殖民體制裡得到安慰，是故回扣本賦的寫作動機，不在於比偶蘇賦，是在於聞風而起興。

賦中魏清德的人生態度是保守、避世的，胸中懷有用世之心，然畏懼殖民勢力而不敢出頭，彷彿不涉世俗的前朝遺民，只得力有未逮的旁觀世界，委身在對先哲事蹟的想像中，〈新店賦〉的寫作似乎是他處世態度的反映，但真實的是否就是這樣呢？首先，考察其人之生平梗概，日治時期幾在權力中心的台北活躍，掌握媒體又出任公職，實在很難與所言之「遯跡韜光」聯想在一起。其次，以賦體寫新店，且選在蘇賦出後八百餘年的同一歲次，又以駢體爲之，加之以他甚愛東坡之作，其〈臨發〉詩曾言：「舟中幾日應無事，十卷蘇詩準備看。」¹³，且久保天隨亦曾評道：「通脫高婉，言近旨遠，筆筆靈活，其疏宕處，與坡谷氣脈相通。」¹⁴由是，我們可推想其作品特色，以及與東坡較勁的意味。而號稱「小赤壁」之稱的新店碧潭，正好可以與蘇軾相連結，於是選在這個時間點書寫此篇，不無特殊的考量。再者，大正十一年（1922），距離魏氏進入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已有十餘年，理應期望自己在報刊事業中有所作爲，怎麼會如賦中所言般的退縮？回顧魏氏初到職時的詩作，自言記者乃「白圭玷可磨，言玷永千秋。虛心慎所發，庶幾無悔尤。」¹⁵，顯現對這份工作的慎重。因此，賦中傳遞的處世態度，對照其向當權者傾斜的行爲，實難全數採信。且刊登於報端，以其一個負責文化發聲權的媒體人來說，是否有來自統治者的壓力，或是魏氏藉以向上層示好，希

¹¹ 同註 2，頁 429。

¹² 同註 2，頁 429。

¹³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4629 號，大正二年（1913）四月二十五日。

¹⁴ 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10598 號，昭和四年（1929）十月十九日。

¹⁵ 魏清德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3513 號，明治四十三年（1910）一月十五日。

望以文化的力量，呼籲知識份子馴化，放棄抵殖民的意圖，此間相當值得玩味，學者黃美娥的研究，正好落實這樣的推測，其指出：「兼善漢文與日文的傳統文人，頗多成為官方報社記者，……魏清德、林佛國、李逸濤等人出任《臺灣日日新報》記者，藉由記者的身分，傳統文人得以利用大眾媒體為發聲場域，傳遞現代性論述，參與臺灣新國民的改造歷程，並灌輸現代知識視野，……。」¹⁶。以上數點的推測與說明，在在都說明〈新店賦〉的寫作，並不如表面的單純。下節，將從魏氏的相關作品，探究其日治時期的應世態度。

四、縱身山水與迎向現實：別集、報刊所展現的不同應世態度

經上文之討論分析，我們發現〈新店賦〉所闡明的理念，實與魏清德現實的行徑差距甚大，一如元好問所言：「心聲心畫總失真，文章寧復見為人」¹⁷，可知單就一篇作品，是無法勾勒複雜糾葛的內心情志，因此考察魏氏論著與其角色扮演，約可分為兩類，一是在別集上的作品，則呈現了類似於〈新店賦〉的情志書寫。其次，以日本為主體來發聲，不外乎應和殖民者國策，傳遞近代新文明觀念，此多以發表在報刊上的詩文論著為主。當然這兩者是不可能截然二分的，中間仍然存有灰色模糊地帶，如別集中的山水記遊詩亦有揚頌殖民政績者，而報刊中也有許多描繪山水景致的作品，不過，發表於這兩種載體的作品大致還是呈現上述的現象。以下分述魏氏於別集與報刊的應世態度。

《滿鮮吟草》、《潤庵吟草》兩部詩集，多是收錄山水記遊的作品，是作者遊覽台灣島內及中國東北、朝鮮等地重要景點與歷史陳跡的記遊詩作，風格近似於賦作的閉鎖保真，試舉組詩〈日月潭〉八首的其中幾首：

¹⁶ 黃美娥〈差異／交混、對話／對譯——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（1895—1937）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28期，2006年3月，頁97—98。

¹⁷ 出自元好問《論詩絕句三十首》之六：「心聲心畫總失真，文章寧復見為人？高情千古《閑居賦》，爭信安仁拜路塵。」收錄於薛瑞兆、郭明志編纂《全金詩》第四冊，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），1995年11月出版，頁171。

夜來碧山館，恍惚見仙靈。聞我羽衣曲，乘我五霞輶。
遺我山中芝，贈我松下苓。授我以丹訣，許我以修齡。
再拜謝不敏，我有衛生經。願言崇懋德，君子重懷刑。
守身避世網，是用全吾形。仙人笑倔強，推我夢中醒。(之二)

夢回還起坐，半夜推窗扉。蕭條孤月影，照徹潭心微。
似聞姑射子，來訪潭中妃。至今潭上山，一一展雲旂。
玉容雖不見，瑤瑟尚餘徽。番人何為者，獨采山之薇。
豈其厭濁飽，長此甘清飢。嗟我人間世，回頭多是非。(之三)¹⁸

在這些詩中，可以很清楚看到魏清德顯露出避世的渴望，前兩首詩藉與「山中神靈」對話，表達放棄修道成仙，希望自己懷抱著君子典型，在多是非的人間守身避世。再看組詩〈新店泛舟冒雨下古亭莊飲潯陽亭旗亭〉：

萬木深潭上，山上翠欲流。翻辭臨水釣，同作泛舟遊。
岩溜滴何數，艣聲鳴更幽。有懷明月夜，歌嘯起潛虬。

白雨跳珠急，雷聲亂入船。數鳶低掠水，群鴨遠浮淵。
矮屋林中見，斷虹空際懸。晚涼幽興愜，容與聽潺湲。

浩蕩哀湍瀉，扁舟下急灘。稍嫌衣袖濕，頓覺水天寬。
斜日開新霽，銜杯續舊歡。斯遊君莫笑，吾道幾波瀾。

言登網溪渡，買醉潯陽亭。未泛酒波綠，先看帘影青。

¹⁸ 魏清德《潤庵吟草》，1952年出版，頁1。

傍牆藤覆架，插竹紙為橋。恰好昏黃候，茶煙度晚馨。

理亂乾坤後，浮沉得失中。攻書成老大，汎愛及西東。

瘦石空庭月，新蟬幾樹風。安閒遂消遣，相對醉顏紅。¹⁹

這五首詩作中，作者流連新店碧潭，或臨江水釣、或泛舟夜行，種種自然的景物，如突如其來的「白雨」、「雷聲」，近處的「鳶」與「鴨」，遠處的「矮屋」和「斷虹」，都是詩人愜意的「幽興」，湍急的水流濕了衣裳，也不以為意，直覺水天同寬。一幅拋開世俗的浮沈得失，安樂清閒的山水圖，就在眼前呈現，詩句中找不到積極用世的企圖心，有的是詩人與天地融合且安於現狀的平和心境。這種「不聞塵事囂，自愛幽居獨」²⁰、「平生棲隱意，就爾峽雲謀」²¹的閒情逸致，在別集中隨處可見。但在這不與世爭的悠遊山水心態之下，作者還是有一些作品些微地流洩出對現實的感懷，如在〈北投秋日〉中，魏氏被溫泉鄉的山林秋色所感，直言自己「賣文未遂生平志」²²，認為雖身為報刊文人，但不能達成經濟天下的傳統文人價值，即便掌握文化發言權，也並非自己原先的理想志向，這似乎是浸淫儒家傳統的共同趨向，在面臨異族統治時都會對自己產生一種否定與期待，否定的是自己不能在當下為家國盡力，因此登高遠望，自覺無限感慨，認為「匹夫自古有煩憂」²³，同時也畏懼嚴如星霜的殖民勢力會對家人有所威脅，如〈口占似三弟澄川〉中，魏清德苦口婆心的敦促弟弟「暇日父書宜勉讀，客來切莫詢時事，浮雲世態不須爭，泥醉堪憐阮步兵。」²⁴這樣對時局灰心、甚至噤聲的態度，讓他產生對新英雄的期待，如〈熱蘭遮城遺趾〉詩：

¹⁹ 同註 18，頁 6。

²⁰ 同註 18，見〈獅岩洞〉詩，頁 8。

²¹ 同註 18，見〈溪畔〉詩，頁 4。

²² 同註 18，頁 9。

²³ 同註 18，見〈登蘇澳山以望蘇澳〉，頁 11。

²⁴ 同註 18，頁 11。

君不見紅毛荷人天驕子，東印度傳殖民史。狼貪海外恣跳梁，掠地開疆千萬里。痴心更築熱蘭遮，赤崁營砦相脣齒。鯨鱗鷓首鬧如梭，紈素鹿皮紛互市。墾荒曠社蕃牛羊，芟竹誅茅創閭里。甲螺懷一竟無成，機事不密戮之矣。從知計狡制機先，自信塹堅良足恃。豈期鹿耳潮復高，九月受圍徒誓死。延平天矯人中龍，大破援軍走晉鄙。紅旗先掛白旗出，壯絕受降振師旅。平生聞此快軒眉，今日荒城尋緣起。淒涼稜堡沒鹹煙，蹭蹬石階生棘枳。數行老樹轉蕭條，蟬鳴雀噪相戾止。即看廡舍寂無人，沙隄脚插滄溟水。白鬚野叟背斜陽，向余抵掌談遺趾。為言天道例循環，心傷叔季頽綱紀。²⁵

該詩先簡述荷蘭人在台殖民的情況，如進行經濟的掠奪、建築熱蘭遮城等，復言鄭成功經歷受困九月的艱困戰役，最後將台灣收復，其後將視角拉回現代，只見荒涼蕭條的歷史現場，而今只有蟬聲雀噪，作者藉由白鬚野叟之口娓娓道出「為言天道例循環，心傷叔季頽綱紀」，面對這樣的歷史遺址時，魏清德也會期待在這綱紀頽圯的亂世，能夠出現像鄭成功一樣的英雄，來結束異族的統治。從而可以知悉，別集當中的魏清德，其面目大抵如其他跨越清末到日治的遺民，對於殖民世界是採取保留、消極的應對，一如〈新店賦〉所闡釋的價值。然而，其在報刊上的態度則展現出積極的一面，極度向殖民政府的立場靠攏，並善於利用媒體的園地，發表一系列傾向殖民者的言論，以下續論之。

日本官方為宣揚東方第一近代化國家，且有效統治臺灣民眾，需要形塑一套新國民的論述，才能抵銷抗拒日本統治的遺民心態，進而改造整體社會風俗、文化結構。遂提出了一連串包括斷髮、解纏足、禁鴉片、絕賭博等移風易俗的措施。而在漢人最為堅守的文化場域上，魏氏則有一篇論述發表於《臺灣日日新報》，該文呼應了殖民者改造台人國民性的目標。引出以見：

²⁵ 同註 18，頁 3。

國民性之消長，詩亦與之消長。治世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；亂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政乖；亡國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……漢詩數千年作者不少，可惜無國民性表見之詩。此後所宜改良者，為排去陳腐，應時事之要求，詩之本領，不獨為精神界之慰安，將以高尚國民之品性，改造國民之精神，不然則作詩不如耕田。……。²⁶

文中表示，國民性與漢詩息息相關，認為以往的文壇皆無提振國民性的創作，因此，在社會需要文化力量支撐國民改造的當下，傳統的漢詩必須加以改革，從而才能夠激勵人心，塑造高尚國民的精神。一句「作詩不如耕田」言詞辛辣，反映出對人文價值的看法，在於是否能夠為當局所用的利益著眼，足見其觀念的偏頗。

再者，接續國民性的改造，日本處心積慮的以漢文化作為解消殖民地抗爭的手段，希望以原有之東洋文化接枝在中國文化上，因此，領台後不僅未對漢文化採取緊縮措施，反而大量派遣具有漢文化背景的官員、文士來臺，營造文化相通的假象，並對傳統文士授予紳章、或舉辦饗老慶典，予以籠絡收買，消弭抗爭於無形，此一文化改造，魏清德很清楚的表達他的看法，其〈東遊紀略〉之六指出：

……間嘗論漢學為學，非能使國土日削，民族委頓不振，中國負漢學，非漢學負中國也。所以者何？中國之人，咎在於不習漢學，及誤用漢學，舉環而國於地球上之國民，其不就學率之多，孰如中國？漢學重在格物，孔子為聖之時，孔子之教明德新民，何嘗教人守舊？何嘗教為政者，以八比時文愚民取士？……日本國反是，歷代為政者依儒教之精神，以鼓舞士氣，又無八比取士，所學非所用之弊，明德新民以採取科學長處，所志在於止於至善，治國平天下，不僅以風雲月露，吟風嘲月為能事也。²⁷

²⁶ 魏清德〈大正協會例會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大正四年（1915）七月八日，6版。

²⁷ 魏清德〈東遊紀略〉之六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12637號，昭和十年（1935）六月六日。

文中批評中國教育程度低落，不習漢學，且把儒學精義錯讀，強調後人將其用在守舊、愚民之層面。反觀日本，其文化的精神非只在吟風弄月，而是能融會傳統儒教於近代科學知識之中。字裡行間，中日對於漢學運用之高下立判，了解魏氏是以日本為東洋漢文化的代表，認為臺灣在其統治之下，自然也應接受殖民地的文化論述。

而這樣抑中揚日的態度，在其旅遊中國福建的〈旅閩雜感〉中，亦能清楚看見。首先，他認為中國因為專制的緣故，「故其人民，亦奄奄然毫無生氣」²⁸，並且缺乏豪邁進取的恢弘氣度，使得「文教詩歌，教坊劇界」²⁹，到處瀰漫「楊枝柳枝曉風殘月」³⁰的消沈景象，而人民的思想則是「其生也醉，其死也夢」³¹的萎靡不振。第二，對比臺灣的衛生與現代，魏氏對該地的髒亂與落後最為不滿，他說：「一為世上之惡臭，二為飼狗之橫行，三為肩輿之轎闌，四為喝熱酒。炎陽薰蒸之日，上下水及豚畜鹽魚大小便惡臭，化為萬種安母尼亞，刺戟嗅觸。」³²對於此文明遠遠落後的閩南地方，魏氏自然會與日治下的臺灣加以對照，這樣的文字，見諸於〈旅閩雜感〉之二十：

支那育兒及小兒醫療，既不能如歐西諸國，應用學術以減少死亡率，又重以花柳病流毒，釀成種種不妊原因。祖宗之系統以斬，甚於殺身。……吾人因有感乎臺灣人口政策，自種痘規則實施以來，小兒之死亡率，非常減少。近附有肺病治療院施設，……足以證明臺灣住民之多福也。³³

文中將中日管理的成果，做出二分比較，說明日本人將臺灣接軌於近代化的衛生工程，不論實施人口政策、或實行衛生教育，乃至於建設醫療設備等等，皆比對

²⁸ 魏清德〈旅閩雜感〉之十一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5614號，大正五年（1916）二月十三日。

²⁹ 魏清德〈旅閩雜感〉之十四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5619號，大正五年（1916）二月十八日。

³⁰ 同註29。

³¹ 魏清德〈旅閩雜感〉之十六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5621號，大正五年（1916）二月二十日。

³² 魏清德〈旅閩雜感〉之二十一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5628號，大正五年（1916）二月二十七日。

³³ 魏清德〈旅閩雜感〉之二十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5626號，大正五年（1916）二月二十五日。

岸來得有效率，流露出身為日本國民的驕傲。

其實，不只看中國社會，對於臺灣社會，魏氏也同樣帶著弘揚日本主體意識來觀看，如至板橋、新莊、土城等地遊賞，其注意的焦點則是在於當地基層公學校教育的實行情況，如至土城詢問孩童對於國語（日文）、數學的熟稔程度，均有相當出色的表現，且又高唱〈大國民歌〉，其舉措讓魏氏大感驚喜，認為這是當地新設公學校的具體成果。³⁴而到了樹林，魏氏也急於了解該地的教育發展情況，經友人告知，得到了下面這段答案：

學校建築，為桃園廳下第一先著手，現在籍生男二百二十八，女十三，計二百四十一名。出席成績，百分比例，得九十四人七分二厘，逐年入學志願者殊多。校舍甚狹，不足收容，此後校舍增築預算金萬三千圓，聞本原家願寄附二千圓云。又同校借鐵道附近敷地二甲餘，供生徒種作，本地區長及教師盡力教育故，父兄向學心亦漸次增長。³⁵

此外，除了關心教育之外，對於日人對台經營擘劃所新設立的景點、或公共建設，魏氏咸留心關注，如到高雄看的是打狗港，至嘉義則必不能錯過阿里山、嘉義公園，凡此種種，為魏清德觀察的重點，試觀其言：

觀臺灣有名築港，打狗築港規模之大，費用之多，旗山鼓山對峙之雄，實於全島不可他見，亦日本中屈指一二者。³⁶

縱觀市中阿里山製材所、嘉義公園、嘉義苗圃、嘉義竹器講習所。……嘉義一名諸羅，古都會也，市面繁榮、物產豐富，官設私設鐵道交點最多。

³⁴ 魏清德〈休假二日間紀行雜組〉之一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3573 號，明治四十三年（1910）三月二十九日。

³⁵ 魏清德〈休假二日間紀行雜組〉之二，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3574 號，明治四十三年（1910）三月三十日。

³⁶ 魏清德〈南遊小筆〉之三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4858 號，大正二年（1913）十二月十八日。

阿里山森林，近將見用於世，前途多望，……製材所規模極大，凡為臺民不可不觀。³⁷

台南乃台島最早開發的古城，擁有豐富的歷史縱深，遍地古蹟非但不能引起魏氏興趣，反倒說：「遍歷竹溪、法華、五妃墓、開山神社，……觀古跡若辨蝌蚪文，興趣在人。漫草荒煙，殘碑斷碣，淒涼不堪設想。……題詩滿壁，斑剝穫落，惜余身子甚倦，不能讀也。」³⁸相反的，台南博物館雖規模不大，但其中「動植物標本中亦有具特色者」，而地方法院乃當地「新築工事，頗為壯麗」。³⁹可知，魏氏觀看各地風情的背後，其在意的不是景觀本身，而是殖民權力的展現，其觀看的角度則是以台北知識份子的眼界，按照殖民政府建設的腳步，下鄉來一一查核，各地政策推展的現況。

以上，就魏清德發表於報刊的文章論述來看，不難了解他的應世態度為何，且不論是否因其身份角色的需要，而有如斯的表現，但能確知的是，形諸於報端之上的立場實與殖民者相當貼近，提出若干符合殖民者要求的論述。此外，在旅行異地之時，比較他我二地之不同之處，雖為人之常情，然其最後總是歸功於殖民政府的成功治台經驗，此則可從中對於魏氏的應世態度加以衡量。這樣的面目與〈新店賦〉、別集中倡言樂天知命的魏潤庵，相去甚遠。再者，別集的作品數量僅 240 首，再加上一篇賦作，這兩者的數量，遠遠不及其在報刊上發表的作品數；又，別集是經過作者篩選的成品，且成書於戰後，就作品數、收錄作品的年代而言，較不能全面性的代表魏氏想法，雖然報刊、別集與賦作的應世態度呈現落差，但這幾點來看，似乎報刊較能呈現魏潤庵於日治期間的應世態度。

五、結語

³⁷ 魏清德〈南遊小筆〉之四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4859 號，大正二年（1913）十二月十九日。

³⁸ 魏清德〈南遊小筆〉上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4855 號，大正二年（1913）十二月十五日。

³⁹ 魏清德〈南遊小筆〉之二，《臺灣日日新報》第 4856 號，大正二年（1913）十二月十六日。

本文從〈新店賦〉討論了報刊文人魏清德的應世態度，分析他這篇賦的寫作，並不是純然聊慰現實的失落，就其賦作風格觀之，反而有與蘇軾相互頡頏之感，且因應其媒體守門人的角色，其書寫的內在動機恐怕是爲了壓制傳統文人抵抗殖民的意圖，特意地表示在這樣的時空環境下，身爲過去社會領導階層的傳統知識份子，應該退隱山林，不問世事，只需欽慕前賢，不需對殖民社會有太多的投入。其動機的背後，應是欲解消舊有仕紳所掌控的文化體制，爲殖民者重新型塑一套符合時代與統治者要求的論述。是故，魏清德充分運用官方報紙發言的場域，以執政者爲主體來爲社會提出種種的觀察與批評，或建議漢詩應具有國民性，以呼應當局改造國民性的政策；或在旅遊行腳中，弘揚日本對台的建設；或認爲東洋文化才是臺灣人民應該接收與吸納的精神母體。這一切的一切，都指向魏清德的對日態度是傾斜且全面接受，當然作爲殖民地傳聲筒《臺灣日日新報》漢文部的主其事者，會有這樣的舉措，似乎也無可厚非，然而若撇開民族意識，魏清德活躍於文化界，擁有媒體發言權，也與當權者交好，這對於身處殖民統治下的傳統文人來說，不也是另一種經世濟民的管道，換個角度想，或許〈新店賦〉中那些功成名就的歷史圖像，才是魏氏內心真正想企及的目標，而別集作品那些企及的山水風景，是作者競爭於殖民社會的強大壓力下，一個尋求心靈逃脫的出口。

參考資料

- 許俊雅、吳福助主編《全台賦》，（台南：國家臺灣文學籌備處出版），2006年12月。
- 許俊雅、吳福助主編《全台賦影像集》（下），（台南：國家臺灣文學籌備處出版），2006年12月。
- 薛瑞兆、郭明志編纂《全金詩》第四冊，（天津：南開大學出版社），1995年11月出版。
- 黃美娥〈差異／交混、對話／對譯——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身體經驗與新國民想像（1895—1937）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28期，2006年3月。
- 黃美娥《重層現代性鏡像：日治時期臺灣傳統文人的文化視域與文學想像》，（台北：麥田出版），2004年12月。
- 謝冰瑩等人注譯《新譯古文觀止》，（台北：三民書局出版），1996年3月，頁。
- 魏清德《滿鮮吟草》，1935年出版。
- 魏清德《潤庵吟草》，1952年出版。
- 《漢文臺灣日日新報》，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公司復刻版），1994年至1995年出版。
- 《臺灣新報》，（臺北：東方文化書局復刻版），1994年出版。